

柳待制文集

十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四

記

重修省府記

迺至元二十六年

制改江淮行省為江淞行省自維揚徙治錢塘統有兩淞江東而以淮東西分隸河南明年始營宋秘書省故地其制視都省稍降殺焉於後福建省罷全閩八州亦併來屬地蓋益廣山區海聚民伍兵屯奉賦租受要約者衆以數百萬計出號施令風動雷行東南半壁藩維晏然朝廷常選重臣以臨蒞之柄任專則其體貌宜特隆位望尊則其禮制宜特異臺門設樹平津開閣所以辨堂廉而示等威者其品式昭昭

加寺刊文集十四

一

具矣然自考成以來迄今至順壬申之歲四十三年矣興壞補弊猶有待乎其人何哉宰臣若曰吾為天子專制方面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權綱收繫有翼有嚴其命幕僚相時蠹敗完舊飾新無陋無奢中茲度程迺出緡于府徵材于市工用官傭役用農隙昉自堂廷達于門闥易剏敝為堅良化闌茸為麗密堦城瑩淨堊履鮮新觚稜藻井動采交輝表漢廷之黃閣映中天之紫垣先是壘石北墉象乎列岳歲久摧塌增崇加衰竦立簷際秀出林麓百司之長庶府之屬奔走承命於其左右者咸改視易聽以為士大夫之治於其官猶人之脩於其身也身脩則心正而物正官治則事理而民安德則觀諸其身政則視諸其





官然則一省署之修舉而元僚學相之素蘊畢見於斯推其洒掃廷內之心豈不欲澄清天下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思夫垣墉樸斲之勤又豈不欲佐宣廟謨保乂

皇家而致篤恭治平之效觀隅知室聞樂知德信斯言哉左右司都事袁某實董其役宣力維多屬茲儻功宜著成美爰考春秋之義式昭棠樹之恩官僚氏名列諸下方其歲冬十二月既望謹記

勅賜天妃廟新祭器記

海神之貴祀曰天妃天妃有事於海者之司命也其別廟在吳城西北陬蓋漕運都府治吳專領海漕歲運東南之粟三百萬石實京師常以春三月夏五月

上旬之吉開檣劉家港乘便風不兼旬達直沽口舟將發臨遣省臣率漕府官僚以一元大武致

天子愍祀之命薦于天妃得吉卜而後行精神盼鑿如父母之顧復其子無少爽也至順二年歲在辛未行省左丞買住公實董漕事將祀之夕會平章政事易釋董阿公入覲道吳因請公泣薦裸翼日公齋沐入廟跪奠惟寅顧見尊竿籩豆踐列參差喟然歎曰國家敬恭明神潔蠲器幣之意豈若是耶乃五月某甲子

上御興聖宮公奏事次請更造天妃廟祭器如式以昭神貺有旨即賜交趾所貢黃金飲酸承舟各二又內出白金五錠為二百五十兩勅公董成凡器



藉置廟中備常薦六月辛未公橐金還吳具宣  
恩旨漕府官僚望闕稱謝已發公帑所儲比年賜金  
五十兩揔之為三百兩申飭金工準上供新制為祭  
器品十二香爨香奩各一件其可名者合四十有九  
匱而藏之平江府庫祭則出而陳之其籍則繫之漕  
府而且稽其出納焉漕臣曰惟古神聖制器尚象而  
祭為尤重致明誠達氣臭用其所貴非徒物也天妃  
之祀列在中祠垂五十年雖祭有常儀而祭不稱物  
猶有待於大臣之論奏

皇上之垂仁然後數周而禮備使不文之金石其何  
以彰

君賜格神休臣實甚懼迺來請辭臣某昔待罪禮廷  
竊嘗與聞明德卹祀之義乃執筆書之俾後有考其  
諸器數具列下方

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

代人作

三皇廟祀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即古所謂三皇者  
三皇開天立極之功千萬世帝王所由宗而歷代未  
有祠祠之自我

聖朝始夫既始祠之而其尸祝之事乃獨託之醫家  
者流所以神三皇之道以興物前用

累聖稽古教民之意微矣至矣今徧天下郡邑咸立  
廟建學有師有生而全寧路獨闕全寧為 駙馬都  
尉魯王分邑延祐四年 魯國大長公主以

帝姊居藩首捐湯沐之資作新廟于大永慶寺之東



陛楯豐崇像圖煥儼春秋薦事牲碩酒清禮典斯應  
神亦寧止於是 公主授使者命屬太史某記其成  
役不得辭竊嘗考之三聖人而知夫道在天地間微  
顯闡幽固各有攸當而洪纖高下其歸一致宓義身  
察陰陽六氣以有四時水火升降之象神農辨草木  
色腥而審其燥寒平毒畏惡之性著本草立方書對  
察和齊致利天下黃帝坐明堂觀八極察氣推運作  
內經以命臣色脉方餌三皇之書大抵以醫傳其書  
傳則其道神雖以醫家者流尸其廟事未為不嚴且  
尊也然今郡國之制豈無他祠而 公主顧獨汲汲  
焉而不敢以為後是其心豈不欲弘推斯道上以壽  
吾

君吾

國中以壽吾 戚藩而下以壽吾民乎嗚呼此麟趾  
騶虞之化而肅雝之德之成者也某雖不敏敢誦所  
聞以復使者之命而且以為記

見初亭記

國子博士劉先生眉人而葬其先府君宣之南陵南  
陵先生仕國也始府君去蜀亂東下寓琴書鄂渚曰  
是於東西行道實徑事定吾其返乎暨十年風氣肇  
開九域大同則里墟井堙埽無適主蓋題其授弟子  
之齋曰遂初而府君之志孤矣其後先生即仕府君  
以耆壽左右就養御至南陵六年卒上距生之日五  
百廿甲子年不滿其德猶為歉哉先生既卜黃塘之



竈惟吉又作見初亭墓道之傍歲時瞻省攬物興悲如始喪時先生之篤於親猶府君之篤於眉也至治元年貫辱與先生為寮謂貫曰吾父之名齋而吾之名亭子既聞之吾歸將刻文亭上以示子若孫今屬筆於子焉貫不敢以蕪陋辭則復于先生曰山川之流峙草木之芟滋地之形也然而第嵩華之高測汝漢之深而求終南九嶷之植以與之並則峴然者皆山泐然者皆水蒼蒼然者吾知其草木而已指輿圖而問神州臨河洛而思禹功彼其地氣之有闔有關非吾人心之有應有感者乎故繇宣沂眉其里逾數千而遠以子繼稱其世纔一易而近方府君少而占籍于蜀不自意老而憇息于吳于楚也棄親戚墳墓

于眉而去之不自意復體魄于宣之土也宇宙之初一天之運父子之初一人之身可知者天而不可知者人則子孫數傳之後樂安重遷知誠宣人而已安知眉為西南大州也哉今反壤始樹而已亭已宇則詩書手澤之存俎豆聲容之接蓋洋乎青神我眉之在睫而一泉一石之秀潤一葩一卉之芳縟皆其見似聞名而心目瞿瞿者也地氣之虧疏翫氣之冥漠有不得以聞之矣然予聞風俗之成常繫乎其人古所謂鄉先生生而教于閭塾沒而祭于里社殆其人歟蘇長公稱吾州有近古之俗三今未知其能然與否也府君蜀之君子其辟呬之所詔趨庭之所教先生得之宜詳則夫近古者三將自一家而刑于鄉國



仁興讓舉民皆力作易治而吏以優游無事吾為南陵幸之矣府君之欲遂其初先生之能見其初果不在茲乎先生之子鑄嘗從貫國子學今以進士上第授官侍先生南歸故貫以是諗之先生而并語之若夫府君之世業行治與卒葬之歲月則表墓者當備載之而記者不必具焉七月六日丁丑記

常州路城隍神新廟記

城郭以慰民凡而高城深隍以溝以封欲其居無隍患有圉也夫民所瞻憑以興財致用者在是則城隍之有神是宜世載其英以歲時承報於無已若古侯圖始造縣鄙建其神仙以制其牲幣尚門行戶竈之私坊庸表畷之微可得而儷其式哉常治毗陵畫江

界山方地千里統郡縣四在淛以西為大府矣當王師南伐時其守臣嘗阻兵不下火及城中官寺民廬蕩為烟埃獨城隍神祠直金斗門之西汽無寸甍尺楸之損或曰斯城斯隍非不高且深也旄鉞一奮而十數萬生口不能恃以安固神將無責爾乎然命之或去或否視其順昌而逆亡則斯神之靈蓋皦乎其不誣也於是延祐五年去燬城之歲餘四十年所祠之存者瓦漂棟敗堦陟楯折而摠管府知事廣陵趙君琦適至愀然曰茲吾所泣地大而物殷凡以逆雨寧旱消沴弭瘟者舍神弗宗則誰其穀我祠以揭虔而可後乎迺請于其長議以克合方練辰程物屬徒庀工而勤禮興義之士咸來薦力未期而廟成肖



象孔儀祭品維旅廣簷崇阿丹塗白盛修亘麗密不  
節不豐仍歲比境或以饑告而環常四野熙焉樂郊  
民之怙神如巨防之有截而巍障之有屏謂君蒿悽  
愴必求諸其類者豈不信哉又二年而君以代赴調  
京師過予曰石謹具子為我記之常維延州來季子  
之封也俗故秉慤而好讓今其民非昔之死孝死忠  
者之子若宗乎保聚教訓胥及三紀

上之涵育神之廕休有引有翼其不滋衍以碩乎君  
之職司坐幕府治文書而已宣其餘智新美是祠俾  
民康共而繼今拳牲潔齊來娛神保顧瞻廷宇洒掃  
弗亟有不興其甘棠勿剪之思乎是皆吾記不得而  
略者也君清栗有猷今進階從仕郎為穿山場鹽司  
今惜其將老而勿究於用使其得政而施設焉可以  
觀其事神治人先後之宜矣至治二年六月廿八日  
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鶴山庵記

異時吾鄉顯家聞族相望而敬宗仁親之義如一日  
焉自廟祭寢薦外春秋洒掃塋域登其餘餽合醮以  
樂有長長之序無貴貴之等蓋其率禮成教者在是  
而今去之纔數十年則以吾戴弁躡履之身而委其  
先於馬醫夏畦之倫者有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然則長者之舊聞闕之而不傳不亦可慨乎哉  
至治二年予官京師鄉之友唐君楷字公則使以狀  
來諗曰楷之先君登仕府君藏寔在鶴山下山距吾



家數里凡室於山之麓者唯吾姓為大堯峯窈谷湛  
泉秀樾所以抉露神閔披發竒采若顛顛自効於斯  
故嘗腋山為庵廬歲久敝撓楷既撤而新之會吾子  
徵解衢州明正書院山長歸復即其後構重屋四楹  
中以寓府君之祠而兩墉以列羣從之主祭則咸薦  
其脩徹則旅奠而酬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今吾伸  
府君於羣從之上不猶有戾乎廬為先君作也夫自  
其昵以及其遠反其始以厚其本吾之常尊固有攸  
在矣矧各宗其宗傳之於古而合子其著之楷將有  
饒焉嗟乎非禮之祀鬼神弗歆先王制為廟寢之式  
尊簋之數奢不以僭儉不以陋故禮者履此者也是  
雖墓祭無文而場室有典後世或因而致祠以歲時

序齒逮賤槩之敬宗仁親之義猶為變之正者公則  
年多於予其有聞於長者亦若是否乎予方悲顯家  
聞族之不能以皆傳而遽得唐氏子孫之足述乃辭  
以告鄉之父兄子弟其有興乎明年二月十又九日  
將仕郎國子博士柳貫記

遺清堂記

人有千金之蓄必留遺其子孫以父子祖孫主於恩  
而義有弗恤也然而不旋驢移踵而問之則已與袖  
中之藏簡併失之矣親之愛之何嘗不欲其貴且富  
哉顧吾有重於千金輕於鴻毛無所待而長存無所  
恃而不滅一言之訓遺之數十世蓋昭乎寶龜之足  
以昭明而即命是可忽忘之耶真之馬氏父子再從



宦於南予不識其父而識其子叔敬與之交信其所受之正矣始其父卒潭府推官顧言曰吾以一清遺爾子孫吾以為豐爾毋以為嗇也及叔敬免喪有仕資揭遺清扁所居堂上以承諸其先下以詔諸其後之是意也豈以一言易千金哉它日叔敬過予寅軒請發其義予無以解焉予聞舉其所有持以予人謂之遺而遺必有其物矣投桃之典不薄於報瓊與帶之華不滋於獻紵故有所遺者其遺淺無所遺者其遺隆昔子之先君子推其所蓄以悉敷遺於子而子又能兢業奉持以保有所遺如臨冰玉如飲沆瀣不泥滓以取義也不翕訛以為灾也不䟽宕以取容也不窒塞以廢權也淵然澄穆之天洋乎陟降之地人

若不足我則有餘彼韋楊氏之在西都皆知所以愛其子孫皆知所以遺其子孫矣然丞相之宗不懸于太尉之脗論者謂大烏覆墳有開厥祥而不知經義有限心德無窮方其遺之之初固已卜之於此而言子張欲知十世之問夫子蓋以百世可知者答之嗚呼以予觀於馬氏夫豈曰遺之一言而止也叔敬五兄弟頡頏並奮而叔敬尤有能名今以吉府照磨官辟掾江西廉訪使者之幕蜚英騰茂其在斯乎

瑞州新修仁濟橋記

瑞州治高安其南西壑谷諸流匯為錦江橫貫州東下注章水州之郭郭如環玦中分而廛廬衢巷夾其兩涯民族族居而錯行者恃橋為命橋一日不葺則



徒輿斂迹公私交瘡雖官調水夫刺小舟待濟墮一羽於深淵若將委之因涉者之思利而知夫郡政之大莫先於橋功矣昔橋未建聯艦繫竿直州治為浮梁隨波降升然僅僅以歲月計成毀宋淳祐壬子樞密院編修官鄭公守郡始相方宜橋鑿巖架虛既成九年而一毀毀十有一年守董公嗣成之成三年再毀下逮至大己酉總管蒲公作鎮時閱歲三十六而橋役大興役大故功鉅衆方期之以久會泰定三年五月癸丑雨水暴至勢怒衝衡決明日壞北堤橋岌岌不能支又明日雨至頽缺參伍之一而絕岸奔流浩渺數十尺行者躑躅居者顧慮徒自畫焉莫司莫續其年十月中大夫太原傅公適以麾節涖郡進父

老庭中曰吏役於民我謂郡政爾謂民庸有先於橋功者乎衆謝曰吾所欲也而未敢以累公於是長貳謀協寮窠式從封內之人輸財薦力如趨父任公復求得嘗承蒲公橋事而幹敏有操略者李榮等七人使主其出納命郡錄事陳德敬總其凡以屬役賦功自經始至成公日來勸相工忘其勞不勵咸飭諭曰吾窮釁隙窟室而根治之不遺後憂利勝計哉蓋北堤當水衝舊中實土囊外傳以石水朝夕灌漱客土銷址則無恃今索石增厚至十數重執度揆之其袤七十五尺其廣百二十四尺上覆屋為楹間七以補廢還故又謂南墩東西削方水與石鬪石不勝則反手礫裂宜易博為銳逆水入之以殺其悍諸梁木之



之弱且撓者登石之破且泐者咸除撤繕理擇於堅  
密不苟不媮厥既僨功列樹兩柵分為三達節東西  
行者不得方軌並駕以撼震致害所為長慮遠引無  
贖筭矣自鄭公畫橋議至於今成者三毀者三近或  
三四年八九年遠至二三十年寧曠歲幣幣時以俟夫  
守長之仁且惠者出新智開永圖然謀人人不同豈  
仁且惠自三數公外舉無稱哉蓋事時鮮儷有當為  
而懈於為有能為而不逮於為者雖仁且惠徵諸一  
橋作輟之間固莫之盡也大抵人才之著見因於所  
遇而無求必取贏之心焉向使瑞有是橋一成不毀  
則之三數公之所就于彼而不于此吾將不得而訊  
之况得而頌之乎傳公名顏字顏卿歷佐部寺參掌

留鑰上京以善文法致譽于時出佩二千石印綬典  
領方州曾未期月宜人之政灼灼可道惟茲橋功在  
公為細而公之所志若謂成法不傳將後何觀書來  
請記其迹予嘗忝公同朝不得辭則復于公曰目睫  
之患易見水潦之害易知而隱於不瞞沒於未形限  
於不自達為難悉也今公發政之初不迂橋事以興  
是役所以自任乎父母師帥之重而求盡其心者可  
槩見於茲四封匪異千里惟同顧吾之職得以弛置  
開塞有大于一橋者乎公患不聞聞斯行之矣然則  
諉橋功於細德豈誠知公哉橋舊即江以名而今榜  
仁濟 昭獻元聖皇后所錫命是役也靡鈔一  
千二百八十五定役工至某萬某千某百某十明年



十又一月辛未考成始終橋議者郡監牧佐掾縣令  
長及州之義民皆署名氏如左考成之月其日壬午  
謹記

龍興路醫學教授廳壁記

凡郡制為醫建學因於三皇氏之官而師生講肄則  
有堂有齋豫章望江右實臨省憲治所學宜大且完  
矣然自始作宅土曠遠藏息無所衿佩之遊反若不  
能亢視他州者廬陵謝縉翁教授其學之明年惠民  
藥局燬又明年有司將修故事肅政廉訪司照磨官  
程君介縉翁謁於行省曰學昔有堂孑立樊墻中祝  
融回祿猶不我相而殄殲之教道遂何所容寄哉今  
願以藥市餘地作新公署而講筵齋館之當備者併

以序為使夫來學之徒取其安近易其回遠而因以  
與其趨善樂業之心焉豈曰便私我一人而已中奉  
大夫參知政事覃懷常公聞言而喜以為職思其憂  
類當如是即以圖畀府若縣出官帑資其成役厥既  
僦功堂庭中敞齋室翼舒明邃寬爽不亢不卑鼓篋  
遊歌至者咸飭縉翁以余雅尚斯文乞辭鐫石龕置  
壁間以示方來余則復之曰子以教道臨諸生亦有  
事焉否也夫所謂事上而施教下而承學有經以為  
準的有志以為鏃羽而不求諸其道顧獨諉諸其器  
於事乎何有益今所傳醫經世謂出黃帝岐伯吾不  
知其與五三載籍孰先孰後矣然其論陽明陰濁之  
候剛躁柔緩之應推以切脉察理而論之藥石鍼砭



宜無一不合乎易爻之動靜禮樂之進反雖混其名於九流之中而其實則有道焉昔余竊讀其書見其顯辭密義併苞聯絡巨細畢備而恠夫傳註纂述之家反更蔓延其說以自迷其源自塞其途卒之執液齊假攻熨為戕毒人之具者彼豈出於伎心忍行哉由講之而不詳擇之而不慎故耳今覃懷公不厭薄乎茲事幸為署居以蔭庥吾子而吾子又能根本魯鄒之學藻績倉扁之術以幸濟夫私淑艾之心則為是豫章之學者目受規矩耳接聲律莫不歡欣踴躍底至於道成教象於一邦流華問於京國吾將於子而計其效焉雖覃懷公所以期屬吾子者亦未必不在乎此子尚勉諸縉翁拜手謝曰余敢不服子之攸箴然謂子之卒書之也余曰諾遂書之泰定四年歲次丁卯冬十月朔日乙未記

雲從山崇真觀記

介豫章江山間多古神仙窟宅而許旌陽之迹最顯著旌陽晉人晚得道以靈劍殲逐蛟蜃輯寧吾民遂陰役鬼工鑄鐵柱置郡牙城南鉤鎖地脉使永永無害今鐵柱延真宮是其處也地勝故法隆而其徒亦滋以盛宮有華隱堂真靜大師楊君湛然實君之嗣其法者周君克恭尤修行成信既謝提點宮事則謀相宅別營真館得琉璃門外亢爽之墟考筮惟吉崇基傑構堅密遂巖若化若湧而殿庭藏室廣廡高閎象乎明靈之都矣甫就功會玄都大宗師張公代祀



名山為著額崇真觀登諸祀籍即命楊周之徒是承  
是主以毋易世迷宗示有先也初父老言茲地故為  
雲從山旌陽未升真時蓋寓藥爐丹竈焉至今字其  
山而未有著其跡者然儲精凝神則未必不在乎是  
是周君雖名作新其於志古有合乎哉楊周君先後  
化去繼以吾君德新而道紀堂成又繼以徐君希真  
而觀制無一不具吳希君皆嘗專席延真退隱是觀  
遊恬入漠如執左券以相畀授亦稱夫華隱之多賢  
而崇真之有述矣自至元二十二年其歲丙戌始興  
觀役逮今至戊辰歷載四十而凡聚族於斯栖息有  
容饗殮有繼穉松重篁加圍合把徑幽林蔚屏却氛  
壻步跬城闈侔乎嘉遯方徐君耆年厭事而雅欲余

敘次本末既重為其辭則介余故人子王漸以請曰  
昔吾先師規作別館以祠旌陽不自意雲從遺址之  
偶于其卜諒哉仙者之靈也然吾猶及見吾師樹立  
之勤而底法之不易使更數傳則委之不知孰明其  
源此吾願記於石而有祈於後之意吾今且以祈吾  
子矣余曰子之道宜傳奚區區取必於吾迺入閱著  
書上下篇摠五千言者子之教蓋本是本之如何曰虛  
無曰清淨曰慈儉曰柔弱無餘智焉彼其初欲人深  
自畻縮以全其生而至於寂感之機不離動靜則固  
神矣妙矣然所謂縣縣其若存者既足以植其宗燾  
其後而況旌陽之靈超遙乎九清玄覽乎八極顧雲  
從鼎竈之迹而時一下之有相斯祐尚肯薄其鄉遺



其世哉曩余幸承泰雍展采之澤周旋圭璧牲幣間  
頌歌瑞應歸懷黃老之日盖久而徐君不鄙托記故  
執筆為辭其上以昭聖人在宥之仁其下以開方來  
纂緒之重然則因余辭而觀之名以聞與夫因是觀  
而余之辭併以弗墜其有憑乎其無有憑乎余亦不  
知其至也嗚呼天下之事要于所終凡若是而已寧  
足觀哉寧足觀哉

采衣堂記

古者童子之節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迨其加冠猶  
服采衣采者染夏為五采而朱黃青玄纁為其等焉  
然則將責以成人之德衣用緇布飾用朱錦示一文  
一質之義也故自人生既壯而始免於父母之懷其

欲養之心幸而可遂然俾耆俾壽有得有不得焉則  
以稻錦之身惜桑榆之景希講升堂陳饋羞者凡可  
以極吾之歡欣者無不為己昔之人有老萊子者楚  
人也盖年七十而其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  
心迺修其童子之服而習夫童子之戲五采爛斑娛  
嬉於前庶其朝夕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顏而以慰滿  
吾生愛日之情傳者述之談者誇之至於今如一日  
也然則情之不能自己者以其出於吾性而人莫能  
增益乎其間故耳余寄豫章有李生者為余言豐城  
古大縣也今為州江以清盖其里人初有司上其刀  
筆之勞得被省檄為筦庫吏念其母之垂白幸其身  
之猶強不忍頃刻去左右故棄升斗之祿以專致夫



菽水之歡今十有四寒暑矣親年日益高子職日益修於是題其奉親之堂曰采衣堂而言則諗於人曰吾無老萊氏之德而有老萊氏之心世之君子其有以亮吾心否也余聞而為之助喜焉夫老萊子之事楚人載之高士傳中則固賢矣然其所以為孝其迹不越乎是則服童子之服心童子之心以其能全性中之仁義而無待於其外非曾子之養志殆未能以偶之也然則老萊子者其學曾子者欤若江君者又豈非學老萊子者余故曰示一文一質之義者由乎其外而全性中之仁義出乎其內者也余不識江君而樂為之言者以其義有足言者故不能已於言云耳

玉隆萬壽宮興修記

郭景純與許旌陽同時嘗為旌陽相宅得豫章西山之陽曰逍遙山者居焉後於其地拔宅升真即建游帷觀改玉隆萬壽宮游帷者昔旌陽上升時嘗飄墮錦帷其處名之即以其實也玉隆者度人經三十二天號有太釋玉隆騰勝天請是宮為群帝所館安知玉隆騰勝不在斯乎實之欲以其名也觀肇興於晉而盛於唐尤莫盛於宋宋祀將四百而是宮之營繕見於紀載者二大中祥符之締構其力出於郡人光祿寺丞胡公仲容而王真公實記之政和丙申之恢拓其費出於係省之官錢其圖準西京崇福之舊制於是內出玉冊遣帥臣加上尊號又詔侍從升朝官



為提舉宮事其祠秩之次浸比隆於嶽鎮矣然則祀隆而宮盛非以昭應之受書玉清之定鼎適會乎其時哉至元丙子宋社既屋有司上江南名山仙迹之宜祠者於禮部玉隆與居其一故凡主是宮率被受璽書如令至治元年臨川朱君思本實事居其席始至見十一大曜十一真君殿祖師祠堂摧剝弗治位置非據謀將改為則以狀請於教主嗣漢天師會方教大宗師吳公亦以香幣來祠因各捐貲倡首焉而施者稍集掄材庀工有其具矣蓋宮制二殿中峙廂序參列於前而分畫其中以左右拱翼迺相藏室之北撤故構新作別殿六楹東以奉十一曜真形之像西以奉吳黃十一真君之像夾輔面背各有攸尊

亦既無紊於禮又即十一真殿舊址築重屋一區上為青玄閣下為祠凡自唐以來嘗有所施與嘗主興造之官僚以及歷代主持同袍士庶之有功有績者皆列主而祠每三七日集眾焚誦歲時潔羞薦饗視子孫妥侑之意無弗逮焉經始於泰定二年之八月閱三年而考其成朱君過余請記余與君有雅故知其猷為敏裕而信其成此不難也然余聞鬼神之交古有其道而若受明祈永則固帝王一心運量之所致民無與焉降秦及漢禮壞樂崩黃老最先出一時怪迂之士乘其淫昏勦之以祈禱攘却之方大抵末矣然而曰宮曰觀猶不過踵夫壽宮交門棫陽蜚廉之迹而更斥大之壇席文鏤黼黻極盛人以為宜然



耳嗚呼其去黃老為治之本何其遠哉古者明於神  
事必皆精爽不貳聰明齊肅之民而今之為道士法  
者亦豈其徒欤不然所謂重黎氏之遺胤而果能勝  
夫宗祝之任者欤旌陽晉人是嘗有德於吳楚之民  
及其功崇行成超然上征而山川炳靈鼎竈斯在今  
雖去之千載霓旌羽蓋猶時臨睨乎故鄉則夫驂群  
帝之御挾飛仙以遨遊不即於是而奚即哉十一大  
曜天神也十一仙真神人也吾無間然矣乃若列主  
於祠而享有烝嘗之奉者又安知不出於八百地仙  
之籍也哉雖然精爽不貳必朱君而後足以當之自  
始有宮迄今何啻千年營繕之功不一而獨祥符政  
和得傳以其有記故也然則朱君之為是役績用章  
灼如是欲不記得乎無其時而有其人天下之事烏  
不可哉朱君字本初受道於龍虎山中而從張仁靖  
真人扈直 兩京最久學有源委嘗著輿地圖二卷  
刊石於上清之三華院云

建德縣修學記

建德縣在其府附庸縣耳然制宜有學治門之東舊  
學在焉比數十年嘗屢名繕治而但取苟完無慮經  
久今令尹襄陽張侯永堅至以故事展禮於先聖先  
師見其壞梁撓棟毀塗缺甃盡然曰學為風教之首  
政之治否常繫於斯吾且圖之而未可以旬月計也  
則以禮致知經之士豫章范介而進子弟教肄其中  
使知興學之端蓋在是矣既明年獄訟漸稀期會少



紆侯度其勝可以集事乃輟滄錢市材鳩工率先凡  
役而民吏樂義咸相成之撤舊即新為弦誦之齋六  
楹間殿室堂序門闥庖廩上棟下宇除道周垣塗墍  
聖牖內外整飾經畫纖悉出侯心計堅緻綿密飭於  
私宇起手至順元年庚午之春及秋而工告訖功耕  
農販夫見庠校之煥儼而不見庸調之及已則驚嗟  
歎異以為吾儕小人服勞於官匪旦則暮舍庭署之  
華則老佛之崇而已耳今吾侯不彼之務而惟是之  
先無材葦之徵求無鼙鼓之發召而績用如是吾聞  
君子學道則愛人吾侯其當之乎於是學之生師請  
里士武昌路儒學教授馬泰之具為書介其猶子瑩  
走鄰郡浦陽山中乞余文顯刻貞石比諸角弓之詠

余曰今大縣戶五六萬中縣戶一二萬而贏以今揆  
古今之縣古之鄉遂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  
有序國有學自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其屬民皆有教  
治政令其考德糾過皆有勸戒故閭側左右塾之出  
入受教者即其視養於庠而進射於序者也曰賢曰  
能則鄉遂大夫以禮而賓興之者也曰有道曰有德  
則大司樂之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者也州鄉之考察  
其法詳司徒之升選其制嚴學校自閭井而興閭井  
因學校而睦幼之為小學壯之為大學內之為國學  
外之為鄉學鄉吏教於鄉師保教於國無一學不厚  
於民無一民不麗於學其先後有序其始終相成盖  
如此夫以鄉遂之所容裂之為二十五黨二十五庠



又總之為一序周之鄉學既盛矣乎然視今縣戶五  
六萬與一二萬而贏大約地雖不踰其其民亦倍蓰  
於古而不啻矣則學宜益廣教宜益修政治宜益軼  
古人乃至一學之僅存或倚席而不講其故何哉蓋  
古人之於學如堂室如食飲朝夕處焉饑渴須焉而  
今之最盛者不過務講誦課文辭而已耳其餘則視  
若亭傳或月一再至或春秋餽已即去講誦文辭雖  
不足觀夫德行道藝之成而涵揉磨革其具固亦資  
始於是矣若張侯之建德必先之以使民知學焉然  
後拾其廢敗徐起而完葺之工不踰時役不煩民而  
祀饗之庭生師之廬巍巍殖殖揆夫鄉遂之制無或  
過者然則侯之軌民於禮而納民於善固推夫易直

子諒之心而成是孝弟順慈之化吾見百里之間薰  
然建學立師之效豈徒曰務講誦課文辭而已也昔  
魯僖公能修泮宮國人誦之蓋觀其旂而欲無大無  
小以從之于邁見其馬則以為載色載笑而匪怒伊  
教鄭至昭公衰亂極矣城闕之挑達子矜之不来國  
人實重刺之一庠校之廢舉繫夫政令之得失亦觀  
乎其時哉今

聖神在上尊經右儒收召耆碩詩書禮樂之教蓋洋  
乎罄宇之內矣而張侯之興學教士適當斯時子貢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尚論其  
世而取為五百石令長楷法其將有取於斯文豈以  
余書為可廢哉其歲冬十又一月丁丑朔越五日



南至記

永嘉縣新學記

温州治永嘉今永嘉為上縣而温州為大府矣府有學縣亦有學猶黨庠遂序之異名而同以化民成俗為義也永嘉舊學在府城東陬華蓋山下延祐甲寅燬明年令何君玉作禮殿又三年令王君貢作門廡講堂基構粗立而墜茨塗堊未底厥功越十四年為至順辛未令趙君搭納字敬升繼至諗于眾曰縣實有民庶而能教則由教以之道而學其器也聖師臨之吾敢不飭於是擇日授圖簡材庀物士薦其贏工售其巧凡新作弦誦之齋十六楹間而自殿及堂門闔窓瑣之當髹飾者庭雷陞祀之當加甃者咸考度

以致其工像繪合章樽俎應式宿有次舍限有垣墉族庖計廩位寘左右觸目具美不陋不奢既釋奠告成君復諗曰凡茲學功有賢府侯以為之筦籥有縣長貳以為之鐘呂故吾得上下受畫以敷事於其間今庠舍苟完遊歌之徒亦稍集矣然則學豈徒器而已乎迺使來請文表示學者蓋古者學必有先聖先師之祀自始入學而皮弁祭菜學入官而宵雅肄三以夫人性本善而所以磨揉遷革卒要其成者猶有待於禮鎔樂治之功則示之以敬道而責之以為治固必有其人焉耳禮五百家之黨萬二千五百家之遂有民斯有學在黨曰庠有黨正以涖教治在遂曰序有遂大夫以明有功正歲之屬民讀法所讀者三



物之法也三歲之帥吏興能所興者三物之能也屬之帥之其人則正與大夫其事則學與教焉而已政何適而非教教何適而非道士生斯時見大節踐大義出聞詩禮之訓入謹仁讓之習樂其事勸其功人自有尊君親上之心故曰官先事士先志夫已仕之事即未仕之志亦各有其職焉惟不以政自為政教自為教則興學以範民無非道器之所寓舍器而論道是謂誣道吾不謂之道矣趙君學古知方篤於自脩其為永嘉甫期月耳民既樂生士亦趨業君不以為泰而獨汲汲焉惟學之為務又欲徵吾言以申警之然則世之尚觀美侈名譽者以為儒者例不知政何其謬耶泮宮既作而魯侯之德以明鄉校不毀而子產之仁益信吾稔於趙君而溢於辭豈知言哉是役也縣教諭信安沈元鼎實終始宣勞法宜牽聯得書書之所以嘉善而勸來壹是春秋之義也至順三年其歲壬申春二月甲子記

退藏山居記

仲和寓物城中而題其齋退藏山居或者疑其近誣余曰是則仲和之志也於是仲和將老著山林樂閒曠豈獨無是心哉顧其力有所未暇而因以著其志焉者實也其又何疑且居水者未必知水居山者未必知山彼窅然深崒然高者非水與山也及其內外之分既定榮辱之變俱忘則寤寐食息之間見夫烟霞之卷舒雲日之吐吞凡其日接於吾前者皆足以



樂吾之有而不能以病吾之固則居水而知水居山  
而知山以其志之存乎是而不暇乎其他也今仲和  
釋鞅乎聲利予奪之塗解膠乎覺夢是非之囿方且  
願為無所聞於世則夫慨想林巒曠懷巖壑結叢柱  
以行招紉幽蘭而延竚雖不必踐苔蔭樹采榮攬秀  
而威鳳之高翔已與夫雞蟲之得失遼乎邈哉彼見  
仲和混混於流俗之中而不知其中之自致乎道固  
未嘗不充然得而適然樂也仲和得之蒙莊氏蒙莊  
氏得之周藏史其息深深其智昏昏所謂遊方之外  
烏乎退而亦烏乎藏然則余尚未能知仲和之志况  
或人哉

鎮江路錄事司題名記

柳待制文集十四

十三

鎮江古丹陽郡岸江為城以地望為鉅藩以戶版為  
下路故亦得置錄事司署長貳員三統治城闔職務  
繁簡豈與他有司並哉然以屢間之士無根著之民  
上承大府之供億下徇賓客之迎將窮日力億精神  
而為之猶不免乎譙讓凡署是官如被重痼殼然無  
復施張逸豫之意矣至順二年名進士護都步丁字  
成之初筮來為其長曰吾有土有民有政有教是豈  
不可以終致之哉於是事為之制而其治必本於民  
情未再暮職修事舉向之譙讓胥為愛敬成之亦自  
以其得之於人者得之於心迺大飾署居買石求前  
任人名氏將序而刻之因寓公汾亭石君來取文以  
冠其端予曰官有署署有題名以著代也其法出於



國譜人表書其拜罷而人之善惡自不可掩蓋凜乎  
史氏之法之遺矣鎮江之有錄事司錄事司之有長  
貳負自建官來餘五十年往過來續奚啻百十治迹  
所存宛其未泯然則索照於鑑考轍於車一從一改  
皆吾師法之所在而可以弗思矣乎非成之之強學  
敏識奚足以語此予故得而具識之至順四年其歲  
癸酉冬十月庚午記

甫里書院記

學者質諸聖人苟其言自孔氏則天下後世取而法  
之矣論語載言歷敘群聖人之道而繫以三仁八士  
逸民師摯之倫謂夷齊仲逸張惠少連彼七民者同  
於潔身厲行雖不能依乎中庸槩而之道固一世之

高士哉不得中行而得狂狷裁其過甚以勉其不及  
是亦聖人之徒已後乎孟軻論夷清惠和之風而卒  
歸諸孔子仕止久速之時觀乎聖人則知賢人足以  
證夫楊雄氏之言之正矣唐有甫里先生吳人也隱  
居求志擇乎仁義道德之塗而以蟬蛻汗濁為潔觀  
其自憐有賦慨敢諫鼓之不陳進善旌之不理而平  
津閣之不逢其人身隱言放自靖耕釣之中有異乎  
鳳兮之歌而庶幾簞瓢之樂則進而齒諸七民之列  
聖人不沒歸斯受之矣而况立祠薦饗闕館遊歌資  
於嗣系之良而成於守牧之賢於以彰熙代文治之  
盛開郡國興化之美迺若先生非所謂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欤先生陸氏諱龜蒙字魯望始居臨頓



而避地松江南旁甫里里故有祠環而居之皆其族  
姓雖譜佚莫攻而證諸祀典尚不為無據裔孫德原  
服膺儒業竊嘗有志於私淑之事中歲出其餘力建  
學立師教里中子弟規制粗立間復自念吾姓居吳  
歷代有聞而自吳縣男德明以文學顯太宗時文通  
先生淳光明啖趙氏春秋之學下逮先生高不仕之  
節成獨善之名百世雖遠聞者興起因其禴祠之所  
在而併築宮以修先聖先師之祀豈不益為可以總  
管趙侯鳳儀聞而避之為移廉訪使者按實上之行  
省次達於中書而禮部集賢院國子監咸請著甫里  
書院之額即署德原為其山長厥既受署滿且代矣  
而猶篤不能忘益治當具而未能具者於是燕居有

殿妥侑有祠會講有堂游息有齋翼有堂序宿有次  
舍雖庖廩園囿之微無不完飭割私田以供粢盛稍  
食凡四頃有畸又將束筐幣聘經師開來學而勸獎  
作興之功出今揔管錢侯光弼為多侯曰是不可以  
無述也迺請予文刻示永久謹按先生天后朝宰相  
元方七世孫探研六籍窺見奧義而尤邃於春秋得  
文通所纂書伏誦而深求之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  
而已盖方時叔季熏腐竊枋藩翰宣驕朝無正士之  
迹野有梟獍之群先世離世獨立窮而不憫雖徵命  
疊加堅辭不起身之所處無非揆道之權衡而春秋  
達於其用矣使當孔子之時引而置之二三子間視  
游夏猶將浼焉大厦將顛一木莫支故寧自偶於沮



溺荷篠之儔以無蹈乎膺喬固滂之轍不然先生豈  
輕世肆志者哉若昔並祠三高於松江震澤之上彼  
固人物物論之攸繫乃今配食先聖籩豆在筵論說  
在序仰高鑽堅洋乎如在則夫泝而求之以卒造乎  
其閭域用則尊主而庇民不用則中清而中權先生  
之道行則聖人之教立德原栖遲韋布間能推所厚  
以厚諸其鄉觀禮之士固已稱之然黨庠遂序之教  
則有司存變而之道亦在賢守牧之嘉惠焉耳若先  
生之立言制行則唐史隱逸有傳此不必著著其闕  
於名教而足以繫乎逸民之後者若是是為記元統  
二年歲陽甲戌春三月己丑朔製

洞山如存精舍記

金華張仁喪父踰再朞所以慎終而追孝者無所不  
致其謹既卜兆洞山惟食又相其左為冢舍一區前  
塋後寢繚以垣墉翼以庖庾門闥騫舒什器森列凡  
磨麻之制略具將命浮屠人居之而以汎埽塋域護  
眎松柏之役付之間則問名于高陽許先生先生以  
如存命之而為之說曰親之亡事之如存焉而所以  
其如存者則顧其心之思弗思何如耳仁既受而服  
之又請予為辭以著之蓋仁之父諱某字輔之予嘗  
得其鄉曲之論知其誠善不伐懿然篤厚人也自少  
失所天奉母徐居於別室力生興事一以勤嗇為本  
人初不見其有為之迹而生道日裕固成於孝敬洽  
於惠和者其效如此生至元庚寅卒元統乙亥得年



四十六耳輔之娶徐生子男二長護次即仁女二適武義嚴文奎浦江吳汝霖孫男三士元士慶士權孫女二皆在幼方護仁之卜是洞山之塋也巖巒溢其脊礪溪東其吭土潤而鮮氣融而浩墓師曰宜卜士曰吉遂坎為玄堂而以至元三年丁丑之歲秋九月癸丑奉柩就窆又謂吾父之致養於吾祖母也未嘗一日去左右肆今死生異矣而魂氣則無不通亦窾其南別為窳穴以需為他日上壽之藏焉斥田若干畝籍之如存取其券書焚而誓之曰浮屠人之居吾室任吾事者食焉凡葺吾是室之壞者資焉雖吾之子孫不得攘而有之以敗吾之孝焉若護與仁所以承考而慎思之者如親之存無弗謹也嗟乎孝子之

事其親生則有養矣沒則有喪矣斂手足形而旋葬之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若是而已然而厚之為易薄之為儉亦顧其所得為者而為之君子猶謂義也義之所至禮從之矣故楊王孫之欲贏葬以返其真自為則可而充虞之所謂木若美然此則盡於人心而不可以<sub>儉</sub>其親之義也張氏家有百金之產其賢足以等中人而上之其善足以為子孫數世之憑依親沒有喪為之封窆以錮藏之又為之冢舍以居守之則夫厚其親以厚其身厚其身以厚其鄉將無所不致其謹焉厚之歸而仁之著也迺其亡而不亡存而實存豈曰祭之日儼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其歎息之聲是之謂存焉耳然則如存之所以為存



求之先生命名之意斯得之矣護仁其善承之哉先  
葬一月杓直丁酉其日甲戌太常博士柳貫文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四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五

記

崇福永樂寺記

吳江四封以水為城泖涇港瀆綺錯棊布浮屠氏之居間見於葭菼間水鳥樹林各具殊勝楚粵之郊無是景也由州郭西南去七十里有塘曰荻塘有地曰雙楊故未有寺而有寺實始際大師永真字無相常熟姚氏子早依慧照大師圓公薙髮受具嘗出遊方過雙楊愛其融結完厚據勢不騫將求席地脩習禪觀里大家周氏因聞生悟斥其地數十畝施而歸之真誅茅結屋作華光王像昕夕祈叩焚指自誓將興道場積誠上孚神與嘉應緇白之侶善其戒行聞者

見者委施恐後真度其力與時可以建事迺大興土木宏啟寶坊居佛之殿演法之堂懸簾之樓楫藏之室若山門庫院齋廡庖廩凡以序而為凡所締構必極堅好單鉢趨庭鐘魚答響峴然壯觀將與名藍望刹角麗而爭華矣內戚謝節使稟聞而起信為請於朝有旨錫寺額曰崇福永樂之寺使著甲乙流傳之令而賜真紫衣師號嘉其白業而煥飾之時則宋淳祐之七年也真尋以福建轉運使劉公之招出世建寧之安國閱歲謝歸至元十五年年六十三示寂于寺之方丈度其徒二十餘人而若普顯普修普信普曉普淨普達則其上首也顯繼席十年而修實嗣修亦端一有為益建大閣斷木為盧舍那金身坐寶蓮



華上旁列千佛別印三藏教經五千四十八卷函盛  
度置龕栖左右如龍宮之湧現而帝網之褰開麗且  
蜜矣初真肇基嘗挿草建標曰某當作堂某當作室  
後必有成吾志者人固疑而未信也今千楹萬礎雲  
蒸霧鬱屹為大方之家雖其願力弘深有以致之亦  
由繼述得人克濟斯美可不謂之盛際哉修傳信曉  
而次及於達達且老自念昔吾師實際不階尺寸之  
力規作蘭若依乘佛智幸就功緒為吾之徒被服三  
衣蠲除五欲有官居粒食之安無更繇賦租之累固  
祖德之封培而法源之流衍者也惟古招提其名迹  
緣起記前樞機傳在人口周於聽聞以有文字為之  
紀述故能久而益著今吾寺六世百年傳持一道而

碑版無辭圖牒未載何以揭德訓嗣孰專製作其往  
請辭於是其徒元鼎方建業大慈教庠乃介其宗主  
天泉餘澤乞予文之于石泉與予異名同行不得辭  
則為次序其言而繫之以頌頌凡十六章章十句頌曰  
巖巖像法浹於寰中如月印水如雲行空觸之則是  
境境圓融我行江吳湖澤西東幢刹相望殷其鼓鐘  
其一 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蕞焉叢薄孰開  
精藍揭名永樂觚棟鵬騫簷牙獸攫法法毗盧門門  
樓閣 其二 於維永樂爰始經營以華光王為護法城  
一華既法<sub>發</sub>五葉同榮施道旁流百川就盈致非力致  
成則天成 其三 繫實際師昔在佛世宅茲空荒修三  
摩地是舍利光珠潛五闕乘大因緣揮發神智譬如



酌泉望淵一器其四際則往矣百年六傳孰引孰承  
其世多賢謂是永樂雖名梵筵如一微塵栖於毫巔  
即佛觀佛說法熾然其五法不虛行以人而重四分  
六儀三時禪誦樹影水聲皆其機用以我是心歸美  
讚頌缺

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  
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  
偽比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繫乎道然迹其廢興  
在人成壞因時足以占像法之汙隆示民情之向背  
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哉大都崇真宮提舉  
道士薛君玄義予方外友也此歲退隱貴溪龍虎山

中以書諭予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  
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干世  
計是官號爵級必出於唐末五季用武之際殆一時  
之權制欵司徒之後稍稍向用儒術至宋太學博士  
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穎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  
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寇燬紹興初穎子習淳  
熙中習子徹復先後增施園田重新基構架虛為樓  
範金為鐘寺制方備而宋社已墟會里民有倡亂稱  
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家亦浸湮而浸  
微矣為淳熙之役者思州南丹縣令則我之曾祖也  
泰定三年我自崇真南歸主僧妙善以復寺告重念  
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其廢而



我寄迹老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傾倒囊  
楮佐興凡役以無忝我所生善謝曰此檀越之弘願  
而比丘之勝因也予其敢有弗虔明年粟布工材畢  
具三月壬子佛殿成其宗幾尺縱廣幾尺又明年兩  
廡成門堂齋寢各以序為莊嚴麗密耽然盛觀過者  
改視知薛氏之猶有餘祉也子幸以文責我一以昭  
往迹而一以厲方來如餘諉為緣業則我所未暇嗟  
夫稱心一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薛  
氏之多賢訖重輝而再造玄義妙善雖則異名同行  
要其尊祖扶宗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為巨故題  
其額曰稱心寺重建佛殿記尚亦史氏舉凡之例哉  
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藥師院記

藥師院栖僧數百指在清江鎮市闌中蓋不知興作  
緣起而藥師者如來之別號以名于其刹固謂衆生  
顛倒四病得瞻如來妙有光相猶有痿者獲伸聵者  
需飲何必身踐耆域之場手探方匕之劑自然安隱  
饒益稱吾法已由宋寶佑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  
三燬賴其徒多才良故能顯致信施屢憤屢興愈新  
愈盛東西行者每覩之以為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  
流亦繫乎人哉皇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士選性玉  
相繼經畫而大佛寶殿成豐崇麗密負異曩稱善士  
何定山上座杲日實薦材輸力院衆奮踴因相顧言  
殿役最鉅厥既底績迺若寺制之當備吾而可護其



責於是從義傾斥衣盂建法堂普潤哀輯勝質作三  
門以和又攻石陶土增築繚垣齋廡庖庾輻集鱗比  
堯然煥然目睹心竦生大歡喜以為如來覺苑化現  
湧出隨所敬禮而得開度譬諸智井鑿深更取清泉  
以悅衆口轡綆不費水味益佳施者受者皆名報恩  
為國貽慶然則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起不在斯  
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款門求記為次其說使歸  
而鏡之以昭來者九月三日記

慈慧菴記

先儒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喻以顯道今大經  
所說堂臺塔廟象馬車輿衣絨纓珞揔衆寶以嚴飾  
約四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相該權實之用為大

根大器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玄徒  
白羽隨順修行猶有待於即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  
嚴像法彈極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  
城而一方千佛十方萬佛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即名  
寶坊何嘗不認大經所說為真實義哉思昔一士依  
止雙檮樹下著僧伽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號名  
善慧則吾婺人也雖內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  
道猶存至今緇素之倫雅崇性相之論王曇願為上  
首靈運恐後成佛抑有自來慈慧菴在郡城西北陬  
故為王氏第學佛人周覺聰始買居之覺聰蚤持內  
典有所證入誓息諸緣歸誠圓覺即以安處施作伽  
藍構殿像佛敞門通道播彩香華既已備諸供養又



謂瞻仰吾法依於一相而流通衆妙實在契經掄材  
徵工復作大華嚴閣贖盡經八十一卷度寘其上斷  
木塗金為盧舍那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其左其  
右時節大會四象咸集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經歌  
唄歸美報上在大城中隱然為象王一窟矣於是遠  
近傾信稍以貲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子覺照承  
志尤謹拓開後隙地益建彌陀殿翼以齋寢總若干  
間而庖湍區井鐘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緒成凡施  
之出於其私與合之於衆得田若干畝而薰蠟茗劑  
之須無外求者覺照不懈進修謙己能受聞旁縣龍  
丘有苦行人葉性空嘗涉道自在迺虛左席延而致  
之俾以一音演暢申祝國釐而次以滋利羣生蓋其

志不以述事為己足而以弘法為己任使居善慧之  
鄉咸修覺照之行豈有攘袂於其間者哉予友張君  
子長居邇慈慧間嘗道予往游覺照淪茗羞供瀝誠  
致辭丐予施文傳信方來昔予講禮之暇稍窺覺苑  
之際見世之談實相者迷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  
漏之因方憫焉悲之竊喜覺照不隳形體墮業識而  
能作是方便以自修自證在於晚季豈不猶賢矣乎  
菴蓋作始於大德癸卯三年而覺成十年而聰化去  
又十五年覺照作別殿而菴制粗備屬茲序績而將  
有賴於吾言吾言何足賴也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夏  
五月既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吾縣所負山曰仙華山山去縣尚十五里行未半道有浮屠氏之居榜龍華寺者經始於柴氏婦胡而緒成於其孫善義龍華廢寺額義請於官揭而顏之用舊典也初里大僧師遠蚤遊諸方叅禮名師卓有見解依席丘不傳本靈隱而不化去依淨慈斷倫而倫又化去返栖故山將以究了己事胡之母子竊深敬之為卜其居之右作積善庵迎之以來且命義從之游處遠庵居六年而寂於是義拳拳弘法之念不懈益勤間至錢塘或導之入謁淨慈愚極室中極啟之道要義愈感服時及庵信絕學勤繼主西峯義往來咨扣二公尤掖進之秋江湛方自華頂起單懋婺城北圓覺庵義一見與語合意即介勤請住積善厥既受

請撰日入庵開法而四方慕道之侶知義可以依止來者如赴義又益治禪栖規恢法會是歲坐夏者餘五十單縣主簿趙君郁見而躋之始勸義請故額以寺易庵又明年湛遷住華藏衆亦隨散義愀然曰有寺無僧猶虛器也吾可以求之人乎迺以傳姓承宗之事付之兄子自乞祝髮受度焚香設像遙禮遠公為之師焉蓋昔以遠故作庵而遠又嘗啗我以禪悅之味者也遠為初祖則由我以及世世傳次住持尚吾祖母崇法敬僧之意有在於茲義誠知本哉自義受服三衣荷承大法晨營夕計唯以堂室未宏像圖未飾為己策勵凡窘身節口以有銖縷之贏不以給諸斲削之伎則以授之采繪之工今殿寢中嚴門閤



外敞徑術繩引齋廡翼張而演法之堂旃檀之林香積之廚叅峙臚列森邃蕭爽鐘有龔簏經有函度有田以給饘粥有林以備薪樵圃可以畦井可以汲視諸方大雄氏之宮亦充美矣而義之言則曰是在吾法猶為未具復闢地其後建千佛閣負閣為普賢殿四楹藻椽繡栴上下映發位盧舍那佛閣中而旁寘賢劫千佛坐像其次斲木髹彤塗金渥采相好莊嚴若幻而出香華幢蓋備諸雜飾時節大會有式有度然皆有以資之無外求者吾縣雖斗絕而經塗所出披緇衣褐之徒解屨升堂甘寢美食如返家舍有以陰翼其向道之誠古人建立叢林其意正惟有得于此焉耳義之為是寺役也問三世四十年若其伯叔

兄弟與其故妻之姊妣咸有所助而施之出於檀信者亦十得二三獨里士趙君某及其內子張緣契特厚既捐貲相其造閣之役度僧之事又斥腴田若干畝歲入其租以供普賢會凡費所謂有以資之者也今立祠閣每西食必祝浮屠人所為修其社報蓋如是而已趙君子友也間持義之言請予曰義耄且衰矣深惟夙植善根攝是正念殫智畢慮開拓精藍雖名有漏之因實覲無窮之利然我能奮興於前而不能必其絲引于後則植者有時而仆築者有時而隳華絢麗密者有時而埃螻無餘我為是懼亦既筆為訓辭以傳示於我後之人且誓言於佛而以天龍鬼神涖禁而誘迪之矣意猶以為未也檀越為我謀文



顯著於石使有目咸睹有耳咸聞豈不益為可恃哉  
義之所以必假吾言以致其請者以君之不我欺也  
予受言已則辭而識之曰佛法被于天下名山大澤  
之間壽國福民之祀鼓鐘相聞大抵歸於釋矣然其  
人豈能皆以說鈴化警流俗必使之塗塞耳目以同  
入於幻隴不可救止而後已也蓋亦有山林特起之  
士返流自照發真歸元用其善巧方便間修至于積  
之之久而豐居廣藉迄就功緒則簣進而為山水至  
而成渠若善義之于龍華始奮其孤孱之力以卒成  
是偉異之觀雖欲不歸之緣業詎可得乎然則義之  
假象以顯智因境以導迷又豈不欲率此土衆生同  
登淨覺而延茲堅根碩葉之蔭於方來而未已也耶  
哉

仙華山化城精舍記

仙華山之南麓蹊術北引繚原田度澗岡前行可數  
里至東峰之下有谷窈然中藏有泉滃然仰出其土  
田宜樹藝浮屠若空者受經于山北之皇安普利院  
出叅禮名師遊浙東西倦且休矣始披荒得之剪茅  
茨室度可尋丈將自食其力以修習禪觀究了大事  
久之白衣人稍來依止而室隘莫能容空之師空清衍  
比受請樓氏主其墳庵長者億聞空苦行而嘉之為



徙家其廢佛祠位于中以嚴像法作齋寢庖湎使可  
繼處天童竺西和南題其榜化城精舍表緣業也于  
是龍峰主僧永鎮首施田若干畝且勸發長者斥田  
山園總若干畝隸之衍曰吾則不可以無施也亦割  
私田若干畝歸焉空受施已知其道肫慤可信益務  
力生勤事不懈進修而門廡鐘閣咸以序為始圖觀  
音大士像于北壁更搏土為之飾以黃金範銅作鐘  
亦若干金而贏有田若干畝施而入者若干空所經  
紀者若干榴樹之墟化為寶所猩鼯之穴現成法筵  
瞻者生敬遊者忘去行修而緣稔雖空亦不自意其  
成就如是佛之為教尊嚴廣大可勝贊哉昔吾鄉先  
生方詔父隱山南東嗜詩好遊採擷奇秀攄發芳華

是山之勝幾無逸美矣歿且葬域距精舍不數十舉  
武予時方教國子赴來輯行為銘其孤樗梓鑽石未  
樹予解江西之明年始率里友買田具施請寓祠植  
碣精舍空曰吾師也有施道焉其曷敢不承及予絮  
酒以往空作禮迎勞固嘗問詩法于先生師之亦宜  
間數歲空攝衣入謁曰檀越為我識精舍本末予以  
先生故屬筆夫奚辭予觀自古佛者苦心窘形離智  
斷念竄伏于空林灌莽之間晝日力作食草木實晨  
暮稽首合爪崇法事師如承父母而加畏慎雖踐蛇  
茹蠱交變於前以為是偶然者其心精進無有退轉  
故能攝受諸難返照自性平等衆生入佛三昧其堅  
苦悴辱若是異時壁觀一婆羅門身心寂然非有放



光動地之祥而法印真乘燈燈不昧天下叢席藉以  
為宗今世祀益縣祖風不紹三衣改飾伊蒲罷供將  
明小果之因難甚一華之見於斯時也使無識超見  
卓如空等輩拔于洪沔歸潔其身而思滅苦本之士  
猶得托焉以處則澗盤之上不名一迹可不可哉雖  
然念拮据之不易重付累之有人此又繫乎緣業之  
洪纖予亦安能知之也至元改元之明年青龍丙子  
春正月丁巳太常博士柳貫記

橫山龍神廟記

婺衢二水會於蘭陰合流而下為蘭溪治城占水之東  
而直其西南有山橫障衢水之衝者橫山也水方湍  
捍而巖崖扼之泓渟灣洄匯為深淵宜有龍神潛於

其中出光景騰雲氣蓄洩雷雨而潤澤群物其為造  
化之府章章異哉然則神之嘉惠於茲土舊矣而民  
之報事于神者宜何如山故有龍神祠比歲因廢不  
舉厥咎在民而吏亦安能無責乎爾重紀至元二年  
其歲乙亥夏秋不雨赭原焦野民憂無年長牧僚吏  
為徧禱群望靡牲殫幣神弗顧答州判官王侯庭鈺  
獨深繫心焉乃進父老而問郡故得龍淵之迹郊郭  
數里而近練日宿齋屏却車騎親即其處取香辦書  
齋意厲深潔誠籲于明神垂瓶而挹清泠張旂而導  
先御見山際升雲如縷有頃玄陰四塞甘澍滂流四  
境既足萬槁咸蘇民吏交口歸德于侯侯曰盍新祠  
廟昭答神貺乃出滄錢以為民倡又明年廟成具石



未請刻辭嗟乎神智變化莫靈於龍矣淵飛而天行  
豈有迹哉然而窟宅斯在彤嚮潛通雖未可的然求  
之方體之中而亦不可漠然委之方體之中惟夫以  
心感心以神格神則所謂神智變化而為靈者無在  
不在真若蓄之宮沼可豢而擾也王侯以賞延入官  
廉靜寡欲而篤於愛物肆茲閔旱之誠實本宜人之  
政龍維神物不聞則已聞之其有弗饗者乎然則廟  
而祀之以申儆于方來是則不可以無記也乃記而  
鑱之於石

鄭氏旌表義門記

治古之時家自為宗而宗則有法若制為冠昏喪祭  
之儀與施之親踈隆殺之等凡因人情立人義而繫

乎一家之政令者皆是也然宗雖叙于一家而法實  
周乎天下閭興黨率胥成孝敬之風化洽教敷壹是  
仁讓之俗於斯時也義且泯於無形而名烏乎生蓋  
至于道隱民散代衰禮替而宗統服紀藐焉無屬借  
鋤取帚勃蹊閱墻或不待閱世而繼見之矣則夫操  
長民之柄者將以致夫潛轉密移之功亦安得不為  
之率德厲行使之知所勸而強于為善善者既彰惡  
者斯瘳于是又取其出于天性而和諸物則人人可  
以制而行之者命之曰義字其民曰義民表其門曰  
義門扶衰救敝名存與存君子蓋有甚不得已也記  
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  
同之世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小康者斯可矣然則舉



斯世之大而義之間見者僅僅若是是可嘉也亦重  
可嘆也吾里鄭氏之以義門被旌表且三十年於茲  
視其家庭而其博孝廣弟之日滋講信修睦之日謹  
植本固而浚源遠矣蓋自其七世祖諱淮始與其二  
兄弟卜吾里之感德鄉居焉其後三家浸盛名其地  
三鄭示有先也沿淮而下六世曰某某率之儉勤以  
啟大其基七世曰文嗣文和文泰文厚文轟重之積  
居以恢弘厥緒併其翼子貽孫間及八世不裂籍以  
為異不殖己以自私尊尊而親親老老而幼幼凡聚  
廬以處同釜甑以食者支屬口餘百僮手指千薰然  
義風不戒而趨為之冠昏以重其始為之喪祭以厚  
其終月薦以著存時饗以尊者男事詩書女事蠶績

昭穆有序貴賤有差出相助也入相保也服勞於作  
息之間而維繫于禮法之內雖等之十世以至於百  
世可也初里耆列其事于縣縣令長上之大府具移  
廉訪使者覆按如章以次達于中書下之儀曹請用  
故事賜旌表亦既報下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  
之門矣今文嗣文泰文厚文轟皆不克壽而大和方  
以踰七望八之年益經紀其家事潤飾其門戶凡欲  
納之于禮而範之于義而後已會朝廷方修通制頒  
行郡國若曰諸以孝義旌門者與免雜役縣復準令  
有請及轉而上聞由部而省咸謂宜如制令即賜蠲  
復命既下大和感激思奮拜手稽首言曰熙朝之所  
以惠綏于我塵里之細眈者可謂至矣吾高曾祖考



之所以啟佑于我不令之子孫者亦可謂厚矣大和  
耄且及之誓殫餘晷課諸子姪力耕以奉公上而暇  
則詠歌帝力終為盛世之幸民而已顧惟伯父當干  
戈俶擾之際早捐館舍吾先人抗身艱厄上奉尊老  
下慈孤幼敷菑撲斲以紹開先業至于吾世而吾兄  
文嗣吾弟文泰益躬躬盡瘁繫銖積寸修其疆畝以  
畢茲塗履恫瘝再世豈易然哉今進承旌復之恩拔  
諸什伍之籍譬之塗芻行葦得免牛羊踐履甚休甚  
幸使不謀文顯刻金石則何以迓續芳猷傳之來裔  
乃以其文屬貫貫則復之曰義出乎人心而還以制  
乎人心者也自其動于所感或不能無欲而世遂以  
為欲勝則害義義立則利無與存彼蓋知夫孟氏義

利之反矣而不知記禮者之言固嘗深致意人情人  
義人利人患之辨而又必曰舍禮何以治之惟其本  
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以利為利者末也而以  
義為利者知其本者也然則治之以禮其諸總攝人  
心携持世故之微權也欤君子蓋有所甚不得已焉  
而非其盛之謂也旌門復役國之令典而顧以畀諸  
一介草莽之臣其鼓舞興起之意夫豈私一鄭氏哉  
機動籟鳴必有得於言意之表者而貫何足以知之  
貫里人也請以是刻之庭曲之碑以侈茲幸遇而且  
以貽諸後人云

重修適意亭記

烏傷漢縣也直其南東鄉曰雙林村曰蒲墟有朱氏



者世居之按志自晉東陽太守諱垣始徙至臨海太守諱汎遂占籍為縣人東陽與金威將軍諱禮齊揚州刺史諱幼三墓皆在村旁蜀山下而金威更廟食其鄉民歲時歌舞奉嘗之不絕譜云五代之亂一翁十八季翁最得上壽嘗治鐵作羅漢像使季人奉其一散而居于村之西東至今縣多朱氏人謂有像者為朱氏之世之徵而像尚八九在然族散代遷昭穆有不相通者矣蒲墟後用朱氏昏嫁導餞儀物烜赫有光改名赤岸其即居者衣冠引翼詩禮續承里號聞家而尤莫盛于季宋兄弟聯登甲科至七人皆以文雄一時迨茲六十年餘子孫班班有祿仕而抱道不試者亦能善其身以善其家晉齊之澤維有衍哉

予家東距赤岸不贏三舍若溧水州判官繼善字性初與其猶子震亨字彥修不獨于予有交友之誼而重之以親戚之好焉今性初不可復作而彥修懃懃語予曰吾家故有適意亭吾高祖東堂府君字元德之所作也府君與宋工部侍郎毅齋先生徐文清公友善二子實從之遊府君時先生之家居也為作斯亭延而致之以資和兌講習之益蓋先生之學出于文成二公而深體力行沉潛剛毅清風勁節凜然如冰雪孤松即府君之能致先生與先生之屑意于府君其人品高邁固絕人遠矣府君下世亭且缺廢吾曾伯祖贈婺州路總管府治中府君嘗一營治之而自記之及吾世而亭燬於寇初面亭有池吾季父溧



水府君除瓦礫興構築復作亭池上未成而季父卒  
官今吾將經緝是亭即故址作金威祀以東堂府君  
侑且為別室奉先生之主焉蓋金威神祠于鄉府君  
始作亭而吾子孫承宗弗墜尚先生之教秩而祠之  
示有先也子能為吾記亭興作之自而繹張先美以  
垂訓於方來尚吾季父之志也夫眇予晚出企瞻先  
生猶神龍之遊于玄間威鳳之翔于千仞而見且不  
可况欲藻績而形容之以自附于知言之士其將若  
何而自靖之耶獨念往嘗竊從鄉之耆艾講聞先生  
立朝大節想其面目嚴冷言論剴切雖出藩入從深  
簡穆陵之知而終始難進易退之風人至方之呂獻  
可范淳父則夫府君之以桑梓之故進得與之交從

款密必非尋常木強之人固其有所不為者矣亭為  
兩公游息之舊釁成揭扁近不即夫溪山原麓之  
遠不示之操存省驗之要而必曰適意云者意夫兩  
公遊於亭上之是時也攬烟雲之卷舒曠卉木之榮  
悴雖萬物之變交乎吾前者有不勝窮而吾胸中天  
理流行之妙悠然沛然亦即其所處而樂其所安夫  
豈有一毫舍己從人之私得以溷吾之意而敗吾之  
適也哉凡朱氏之所以蓄之播之而獲之炊之者是  
亭實肇基之耳今亭則完美矣而有祠有主出于原  
始要終之意無弗厚也赤岸之有朱氏繇歷殆餘千  
年肆揚州之治行第一傳信史牒金威之功烈宜祀  
簡在人心下逮東堂府君之取友輔仁又得文清為



之引重雖文清訥言尚行他無所考見而世譜後題  
鑿鑿數十語珠光玉采其為朱氏貴澤之者已不啻  
千百言之多矣然則朱氏之子若孫竦瞻楹桶慨想  
儀刑競于問學而強于為善思夫天地吾身禹稷吾  
事皆由己推而致之彼科目祿仕可以倖得之者則  
一趙孟能貴賤之矣吾朱氏之先所以劬躬燾後封  
培而潤澤之者則不在是也乃若前記所云亭之興  
廢吾家之盛衰占焉此朱氏十一字符也有亭無亭  
何損益於朱氏蓋知有亭則知尊祖而敬宗在爾後  
之人承之數之為何如耳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  
天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請歌以饗群宗吾  
友白雲先生許君益之朱氏壻也彥修還以予言即  
而請焉其將有發矣夫其將有發矣乎重紀至元之  
三年其歲丁丑秋八月壬午里後學柳貫謹記

崇化堂記

吾鄉友吳君師道為邑于池之建德且三年矣既不  
欲厲民以自厚而又不欲鄙夷其民以遂拂其可善  
之性則孜孜焉以學為務謂令之責不在于簿書期  
會獄訟予奪之間而在于化導表率漸摩薰染之有  
其具於是督逋租歛餘贏飭材庀工作講藝之堂七  
楹間還嘉定崇化之舊其制高爽麗密足以起靡陋  
而支永久矣既成以書來告曰我將日進其學之諸  
生講其所是而禁其所非以知學非身外之物而勸  
相興起則固令之職所宜為蓋其一以是自勵而其



一以是勵諸人子其為我記而啟之何如夫講道修政仕者均有責焉然其所施有緩急所就有厚薄要未可以槩論之也故令之去民為最近而其教民為最切朝發一言於堂序之上而夕可以達之荒村陋落之陬所教者不一二而所感以化者已十百其效簡且易致如此世顧迂之何哉六經群聖人之言載道以行乎萬世者也賴諸儒發微闡奧瑩然無疑今雖去之逾遠舉而措之則大之可以善天下國家小之可以善吾身學何負於人哉人適負之耳士不幸不生聖人之時不被聖人之澤不得盡吾之性以盡人之性是則繫之時矣而又幸而得乘道統絕續之運出於諸儒完經翼傳之餘進獲所承而退獲所守

有弗講焉講之無弗受也有弗修焉修之無弗至也是豈不又繫之人乎建德屋山為縣茹蘭之溪經縣治西流會于堯溪以入于大江蓋大江以東窮徼絕域也其土風貴土著而賤遊徙其民樂寬簡而少鬪訟令以平易治之輒取能名去而建德為善邑矣吳君志剛識明果于問學而其學為有原本者起家進士三遷而為邑于茲既因俗以導民而又欲累善以成政乃作斯堂進諸生而日講焉先之以經術將審其所是而格其所非則有先儒訓釋之言具存學官按而求之聖人之道抑何遠乎爾自君之悉心于學也作靈星門新兩廡鐫紀產碑範銅為器祭以備物成禮是不一役而斯堂之作績用尤著蓋學初徙于



宋嘉定中堂之上為六經閣燬于天曆己巳今堂成而閣未克為則以役大費巨故也若昔記其成者鄱陽柴公中行也石既燬不復成矣柴公名在慶元偽學之籍其言必不碌碌顧予何人而敢襲其遊塵以犯是不韙之誅哉君訪而有得則請大書刻之以為斯邑之藻藉吾言何足儷也

婺源州重建晦菴書院記

孟氏之傳接乎孔子未遠也紫陽之書泝之濂洛亦未遠也然而繼絕學于人心陷溺之餘振墜緒于世衰道微之後放淫距諛而天下一治扶世立教而經籍大明是則聖學顯晦之候而道統絕續之機立學有莫過魯有祠禮緣義起而以教道結民心在於邦

典有足徵矣謹按徽國文公紫陽先生朱氏世籍徽之婺源而自先吏部府君始因仕留閩遂徙建上先生雖生於尤溪講學于崇安而黃墩故宅吏部固嘗居之中歲還省墳墓議將考室而未果惓惓土思繫夫典則固其不忘者如是先生之學出於龜山之再傳而實上承濂洛之緒統婺源故梓則春陵之營道而武夷晦菴則湓浦之蓮峰也尸而祝之比諸闕里使讀其書為其學者誦絃于斯禴祠于斯則祠塾之建其視禮之高堂樂之制氏孰為輕重哉自先生歿而其學而大章顯逮易名賜謚配享孔子廟庭而郡國之祠將徧天下獨婺源為縣時僅僅附祀學宮後其所宜先如軼典何至元二十六年江東按察副使



盧公摯行部次縣慙焉愧之方議經始書院時饒州路揔管府治中汪君元圭歸休里居以狀白公吾惟文公里中子公為書院吾之子弟竊將游焉請身任其責毋煩有司公既相其成役又謂先生講道雲谷二滕公以鄉後學列于高第弟子并設主登侑重鄉學也復命有司請之行中書著額為晦菴書院猶春陵湓浦之並揭濂溪道固一而已矣晦之一辭授受有原先生蓋已服之終身今又掇之以開來學表義抑深遠乎哉初所卜地在學之東位皆東向其後即縣升州亦因而弗革延祐甲寅院燬于火於是汪君捐館久嗣子南臺監察御史良且同知福建都轉運鹽使良屋重于再造為買北郭民居僑立書院其處

占地庫下神弗寧止生師所廬亦窘燥濕遄返其故以聿崇新構方有事于能者而賢太守吳郡于公文傳適以麾節涖郡粵初展禮即有志斯事爰及暮月弊革政通民既樂生士亦敬業乃因其時圖為興復除撤蔽障改闢大達面勢端直臨乎正陽位夫子廟於右而祠文公于左講舍中峙列廡翼舒門術有嚴階阼有截煬爨委積有庖有庾溪山獻秀卉木交蔭藏修游息無不具宜其經畫纖巨出公拍授而掄材計傭委致金穀不懈益勤則治中諸孫思禮思仁光輔實以承志為孝而能績于有成可謂尚賢好德之世者矣山長黃嘉老幸力役之無怠樂書院之惟新緘辭將幣請著石章惟予末學若何自靖然嘗反復



乎七篇之旨觀其推明群聖之序而知孟氏之承二  
聖者非空言又嘗紬繹乎集註之書考楊墨是非之  
辨而知紫陽氣化人事盛衰得失之論所以闡濂洛  
垂教之微言著百王致治之成法者為全功善乎先  
正魏文靖公之言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而  
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以先生配孟子則當以  
鄒邑四基之祠而視吾婺源故里之祠矣然則新是  
祠塾於先生父母之鄉而聚其鄉人子弟以時修習  
禮教于其中有學孔希孟之志而後宣之以為黜邪  
扶正之用予知于公之有是心也而若汪氏之世善  
修于家而能為人之所不能為皆足以質諸先生之  
教而無愧於是乎書

新修石門洞書院記

石門洞自謝靈運初開境幽而地勝前人篇什郡國  
圖謀志其曲折縣與景合矣然觀靈運尋最高頂新  
營所住諸作不過蠟屐好遊伐山開徑之一事而若  
仰挹雲霏俯濯巖溜于以悟仁智動靜之體得內外  
交養之機此則深探密察學所自致靈運烏足以知  
之哉靈運之南出永嘉在宋景平間下逮皇元至元  
三十一年甲午之歲九百三十三年矣部使者王公  
侯按節過之乃始徵用廬山白鹿洞故事築書院山  
中置師弟子貢使朝夕講肄以承國家敦儒育才之  
美占地幽夤而宅心神明為學之方蓋得之矣自時  
厥後職風紀者以為先務或補葺祠館或經紀膳羞



隨其力之所至有敬無懈常若聖師之恭臨乎前也  
至元改元之明年歲在丙子春三月肅政廉訪副使  
魯公至道廉問溫處道出青田溪上艤舟登車祇謁  
廟下顧瞻楹桷愜焉將仆乃與從行掾馮迪何崇禮  
謀曰是豈前修作始之意予惟後至其敢不飭首發  
橐捐俸屬邑長李蘭奚令張智白之郡府掄材鳩工  
視其侈敗易致堅良不亟不徐以啟新功于是摠管  
盧侯景以暇日親來計度命長若令涖其成役自郡  
監牧而下若邑之寮吏院之師生咸有所輸未踰月  
禮殿儀門論堂經閣齋廡庖廩以次及于瀑下之亭  
棟薨翬如堦城砥如鮮好整比軼于舊觀又新作靈  
星門六扉以嚴等威公還修贄菜禮告其成勸進諸

生而教之曰書院據穹林雪瀑之勝既新美矣爾曹  
游歌于是有義理之融液無紛華之鞿轄執業而興  
充義而得得之在我求之在人惟是惟聖師成物之仁  
而亦憲臣勵學之意山長王時中起應曰時中不敏  
敢不敬恭乃事麗水令劉伯泉既為礪石具乃來請  
文予曰學者將以比物知類求仁入德固必有講有  
習而於山水瓌特之觀則亦何資乎爾庠序之教復  
于唐盛于宋聯而屬之脩且悉矣然四書院之作尤  
為統有宗而會有元若李渤之于鹿洞朱洞之于嶽  
麓往往擇勝林樾寄懷泉石撫雲霞之舒卷攬霽曠  
之往來所以為高深為流峙未嘗不與陰陽之降升  
理欲之消息者相尋于無窮學豈有他術哉亦驗諸



其此而已石門層巘竦立縣瀑中瀉清冽之氣冰人肌骨道書以為玄鶴洞天宋紹聖中劉涇巨濟作郡紀其勝于石而米南宮實書之去朱令作亭王荆公述文時應不遠而巨濟文已略不及之然則土木之功其可恃耶王公經始書院距今且四十三年由執憲之多賢而繼猷之迭見故雖曠鹿之栖卒免園蔬之鞠肆今魯公又能迓續前徽益恢雅道掃莓苔而修俎豆鋤榛梗而起誦絃時維牧尹之英思廣藻芹之樂相茲率作迄底于成將令蹈詠之徒兩忘挑闢之刺則臨石門之境者如挹洙泗之波履書院之闕者如游鄒嶧之郊自明善誠身以馴致夫化民成俗之盛于斯望之矣昉軺傳之歲來徯人文之日朗書院之所恃以久者雖與道體同期于無弊可也公擢至治辛酉乙科進士上第有學有政需用于時名伯篤魯丁其字至道西域部人二掾皆由儒選而崇禮嘗由山東鄉賦登名春官矣其歲秋七月初吉太常博士柳貫記

處州路學歸田記

凡學田始皆官給歲籍賦租以供春秋時祀師生餼廩其疆理步畝載之戶曹之版明且悉也然自五十年來緇白殊流統屬角立挾邪飾偽之徒騁其私智謂學田無適主吾可以冒沒而攫取之或鑽石藏土中或逋賂竄鄉籍藉為口實從其所司移文州縣往往符牒未及下而效攘已蠹起訟理雖勤卒以卮言



蔓辭淆亂糾錯莫能正定迨其久也是非得失擊乎  
法理欲消長存乎人彼為是狡獪狙詐之謀者舉無  
以自匿於鑒空衡平之下校官去來捷如郵傳固莫  
知所適主而仁人君子執法持憲以臨乎民上斯王  
之矣處州路學田之在青田縣黃壯黃裏兩源者宋  
康定初郡守孫威敏公買之民間以隸于學有田有  
山有園地總之為十三頃八十六畝四十步砧基在  
學園牒在有司焉可証也至元二十七年僧官楊總  
統倚法始橫延慶寺僧師晟因構誣詞陳之總所利  
兩源之便已豪據顯攘飾其言曰盧使君約建寺於  
唐乾元中施田二十頃四至內無官民田土宋宣和  
元年改寺為觀三年而復五年知州黃葆光遂奪之

入學蓋學自康定有田逮至元三十年歷歲二百五  
十寺未嘗無僧獨無一言及之何也且約起群盜據  
州以叛自稱刺史吳越遣將討平之即其所施亦得  
之亂賊之手君子尚羞稱之固明是田為康定始有  
之田矣歸之于學理則宜然郡府方上其議明年詔  
旨誕布凡贍學地土貢士莊田禁毋侵奪於是郡符  
首下挈其田還畀路學亡幾寺僧素禮如京師懇宣  
政院院臣納其偏詞不以達之省部直奏言宜如師  
晟所陳畫田三頃七十二畝付之寺僧而寺僧復沿  
是啟倖心不盡奪不饜郡守酌情論法檄青田主簿  
柴瓘教授杜熙躬即其地量計田山地凡十四頃二  
十二畝其以三頃七十二畝予之寺僧餘十頃五十



畝令路學依驗砧基帳籍入其賦租自皇慶元年以始郡具上帥憲二府報下如章越五年延祐三年僧元清者再愬之宣政大變其詞謂所餘十頃五十畝皆在盧施四至之內學非所當有復奏回付寺近而學遠僧獷而儒柔獷者怙勢柔者執理盖久而莫能自明乃皇上御極之明年元統二年載錫璽書申嚴學校地土之禁職事趙良乘若干人彙詞白郡府檄縉雲主簿鄭伯答學錄薛元德與青田縣官重行檢括其冬僉憲吳公按部至郡府備成案上之得失宜奉詔行事吳公去而憲副李公實來良乘復白寺僧慢令之狀公取閱案之悉知其姦乃具移摠管盧公責之所屬且俾經歷王君視書牘除元標黃壯田

五百三段合三頃七十二畝入之寺僧外餘田地山十頃五十畝盡還路學其見佃湯文等十二甲徵到鈔米就給養士是歲六月李公復來慮囚重薦盧公其以歸田本末具鏡諸石俾後有考盧公謂予嘗執筆隸奉常其言宜傳信方來乃使請辭予學於孟氏者也知息正距詖所以正人心而閑聖道者其超甚正至比之禹治洪水周公膺戎狄孔子作春秋究而論之君子以為知言今去程子又數百年所云近理而非朱翟之比者果安在哉歸田一政耳可以識三公正人閑聖之用矣春秋重歸侵疆而書法各異然則謹而著之不亦可乎李公名端字彥方保定人歷仕館閣入御史府出節東閩再轉而泣東浙摧姦擊



暴不撓不矜而尤尊其所自振揚風教壹本于儒學者稱靜齋先生吳公名燾字承禧廣平人再遷御史自汴移浙今為廣東憲副廉靖有為淵然儒者盧公名景字彥遠大名人世傳政譜守江陰守三衢皆有惠愛是三公乃所謂仁人君子臨乎民上而為之適主者也若憲掾馮君迪杜君士謙武君瑛閻君國寶之佐其籌畫經歷王君文彪之宣其猷為法宜牽聯得書凡署牘官僚亦列名氏下方重勞烈也教授林堂後至不與與於樹碑紀績之役故末繫之元統三年其歲乙亥秋八月癸丑太常博士東陽柳貫記

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睦維山水郡民重土著不事惰淫馴而治之宜若易

然然宋上下三百年餘賢牧伯繼作惠綏善養之方何嘗不以學政為先以為詩書禮樂之教入人最深非是則無以牖其衷固其本而刑格勢禁苟免無恥者有不足施要為操得其術矣田諫議范文正趙清獻此一時也胡待制張宣公又一時也茲數公者言論風節為世楷式槩有偏重而典藩守部臨于是邦勸學範民隨時設施如出一軌何其盛哉雍熙間天下未有學而睦始遷廟建學自諫議倡之館生師備教養則成于文正清獻時則奉詔行事顧列郡師帥有能有不能二公賢者宜不敢後待制當紹興初撤舊營新固已偉矣而門術側出猶有待于宣公闢而正之則自鼎遷物改以迄於今曾幾何時歲紀之推



移麾節之更禫已受邊不可考而究圖學政扶樹教基亦不為無人獨春秋二丁有祭無樂識者議其禮制之未具以為大邦羞元統元年其歲癸酉浚義王公昱自汲郡易節而來明年春躬執祀事于廷卒徹嘆曰隆禮備樂薦茲明德國有典常吾為守臣其敢不飭以速厥戾于是教授潘子陽進復于公昔前任人嘗範金伐石為鐘磬各十有六藏之尊爵之府而絲管陶革諸器色猶缺今當輯費求之杭市并致工師選弟子負肄其考擊絃歌之節惟奔走率職子陽事也而敢以累公公曰諾不逾時舟來得琴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各一瑟一箏箏箏笛簫各一巢笙和笙各二塤一搏拊祝敵各一而若鐘磬之編篳篥崇牙

流蘇雜飾與祝敵之推甄咸具率師弟子朝夕肄習及秋藝成會上丁釋奠出而薦之音節允諧儀文畢舉官師在位諸生綴行莫不竦耳動心知召和之有道而致饗之有容而公之於學蓋若衣食之維絲與粟無或忘也間即長貳察案謀所以補敗扶傾之略謂禮殿講堂役大費巨不葺則蔽易撓為堅責誠在予自長貳而下咸應曰惟公所命乃以成畫授之教官凡梁棟桶榱之朽蠹弗任者爾求良木而更置之瓴甃塗堊之毀頓弗密者爾合衆技而繕新之次而入無贏校官既殫力表率而有籍于儒者亦輸財就功不勸而趨皆以承公之意故也公每旦望入學延



見章逢語及仁義則諄諄析理納之于善言近指遠可服而行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亦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然則君子成是豈弟之德以有禮樂為之具焉夫民重土著則三德可興不事惰淫則教易入而化易孚今公治睦甫及再葺知以柔惠撫循斯民而又以禮樂鎔冶多士所操之術與前是數公無弗同者特其所值之時有不同耳嗟乎易致者術而難致者時詩書禮樂敲之而善如此刑名慘礪啟之而不善如彼守其道以守其官公之是心固裕如也予忝公末交而發睦壤地相聯知公宜人之政尤審且子陽予友也因其請記輒論次如右最其成功製樂為要題曰建德路學新製樂器記

竊春秋之義繫諸侯之風統凡刑善尚來者之有取於斯至元元年其歲乙亥冬十又二月既望謹製

浦江縣修學記

校庠序之教所以開人心興民行其效必要於遲久而後見故古之善為政者每以是為急先務焉簿書期會刑名獄訟非不可以資富禁淫然而國之大賢在禮與義使其養之不豫戒之不夙則素絲安保其不緇荃蕙有時而併化履霜堅冰波頽風靡習俗之移人亦何所不至聖人有憂之於是聯比閭族黨之衆而納之仁鎔義冶之中仁義與生俱生非性外物也存養識察一致其力則盡己盡人莫非仁義之推雖以吾舍哺鼓腹之民而躋之鵲巢麟趾之化之上



者何所不可然則校庠序之教其作人之效固若此  
奈之何徒視之以為飾治之具而已也悖其戾哉蓋  
校庠序通謂鄉學異名而同義若今大州小縣建學  
立師涖而教之雖非比閭族黨之所升然入孝出弟  
有作有息固皆三代直道之民特未有以先生良法  
美意淑之使善教之使成而遂謂今之學非古之學  
亦惑之甚也吾鄉邑浦江無名山大澤以濬發其奇  
無珍貨絕產以阜通其利在州部中介然下邑耳宋  
嘗以著令有廟有學矣自地入職方以來間歷二紀  
而餘不知其更閱幾令而其宮庭堂館又幾更營繕  
而完葺之往往斲削朽鏝之工未斷于手而利敝危  
懼之形已繩繩而繼見彼其視為飾治之具者亦蔑

焉若是而已則所謂以教道結民心抑何望乎爾耶  
禮義之不章風俗之日卑識者蓋深嗟而屢嘆之矣  
重紀至元元年之冬莆陽林侯以材進士再轉得邑  
以臨于茲而歲屬薦飢侯為之惠鮮困窮催軋姦枿  
未幾令施政舉民咸讜服乃以禮登吾黨之士申儆  
之曰學為教首所為率厲而風動之者則亦有其方  
矣今制官期滿三歲即以代去教道之流行民風之  
變易吾未敢為若等望之也吾縣戶羸巨萬故家喬  
木蔭藉猶存其忍坐視吾聖師之宮傾侈弗支而縱  
吾誦絃之舍胥為茂草之區以重吾令長之隱憂乎  
里有耆壽之士張某乃與松江府儒學教授吳某合  
辭以復于侯曰殿役最鉅凡飭材徵工以績于成願



悉吾力毋煩有司而若他有籍于學者亦相率勸功於是堂庭齋館門廡庖廩皆無一之不理棟椽堯然堦城截然觚棱並擢塗堊相鮮像貌應圖陞戟中度東西行者為之動目易觀蓋侯之究心斯學也精密整比軼于家政方牒訴叢沓符檄瑣委謹繩墨而嚴勾稽且日不暇給而侯之是心經度計慮靡間益勤雖一楹一椀一瓴一甍必為之深顧遠省釋于安固而後已侯之知尊夫子而欲以顯報罔極之恩者豈徒事乎宮廟室宇之微將有大於是者而職則未可以有為也侯之才敏用裕果足以彰科目得人之盛而一洗世儒腐爛軟熟之羞矣越明年功既告成教諭四明徐埴亦以月日將代謀于學之老張恕方檇

願乞辭琢石以永侯德謂予以諸生起家嘗進列於朝矣風人之賦述者之辭竊有意焉泮水頌僖瘖乎無聲微子之委而孰委哉予因有謁于侯曰人性本善道之善則善矣道之而善非善教乎教者因其固有順而道之非有所付畀而增益之也夫域方百里之地而謂之縣有土且有民矣制為官師治而教之然有學必有廟又為之簡其民之秀美使合樂習吹舞勺誦詩以歲時修理於先聖先師然則耳之所聞目之所擊既皆先王道德之容而口之所講心之所惟又無非中庸性教之實是道也變而通之謂之政神而明之謂之教教在是則政亦在是顧吾所以存而主之者則在乎此而不在于乎彼焉耳傳曰善人為



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孟子則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且勝殘去殺善人之政必百年而後可克己復禮聖人之教則可以一日而歸仁夫可欲之善與大而化之之聖則有差等矣予所謂校庠序之教其效要于遲久而後見者著為善之應而以常道望乎人則人易從何異之云乎林侯為邑於茲且三年矣其於敬教勸學之方蓋不徒取必于卓魯之所嘗有而直欲全體夫堯舜之所不能無孝弟之端倪仁義之塗軌其兆見於今者已若此其效成于遲久者宜何如哉侯名以順字子木至治辛酉丙科進士紹興大儒艾軒先生之從曾孫也艾軒之學吾鄉先正太史成公實先得之其延昭流潤于我後之人者尚未昧也宜侯之嘉惠吾學篤不能忘邈其源委亦粵有自矣至元四年其歲戊寅冬十有一月日南至記

詩府君新廟記

許府君廟於其里照仁而食於其鄉以能福民而享其報也然則府君之得廟祀於其鄉亦應禮歟古者功烈被於天下則天下祀之被於一鄉則一鄉祀之被於天下者若禮法施於民勤事定國禦災捍患則封為上公祀為大神者皆是也祀於一鄉則若鄉先生之歿而祭之於其社與夫桐鄉之奉嘗沔陽之墓祠生有遺德歿有美報尚皆人心之不能自己者然耳禮非一定之謂去鬼為廟卑之為鬼尊之為廟廟



之為言貌也朝踐饋熟報氣報魄神之則其道隆禮  
之則其物備府君以捍城蹈難而死英爽赫然愈遠  
如存矧子孫世世里居則廟而祀之蓋與他姓異矣  
府君里人晉許孝子攷之裔孫諱瓊字世英具材勇  
有智略而尤精于騎射宋宣和間睦寇作攘擾蠡午  
府君慨然招集丁壯自捍禦其鄉遠近恃為一障三  
年春盜兵偪城郡守廉知府君之有勇智而可倚以  
為用檄之至郡與盜逆戰屢挫其鋒盜為引却郡上  
其勞補秉義郎尋攝郡事盜方日盛兵攻城勢甚危  
棘而城中兵寡力竭左右無援府君率精銳併力衛  
之自朝至日中殊死鬪殺相當府君遂以戰歿屍僵  
立如生猶能載所乘馬馳歸家明年降于鄉曰為廟

祀我巖關之陽初府君在時里有淫祀為厲于人人  
患苦之府君命左右將撤毀若有物陰掣其肘者眾  
呼府君名乃訖火其棟梁而厲亦尋熄府君之以正  
除邪以剛濟難神而明之生死不貳固有皎然而不  
誣者矣自巖關有廟而水旱之祭雩兵殄之穰却災  
疾之祈禱民畢趨之二百有餘年於茲府君之有德  
於民與民之有報於府君誠之至而禮之盡也舊廟  
位置湫隘弗與事稱八世孫熹嘗議改作未及為而  
卒於是其弟熊取為己任而拓基營財鳩工輸費一  
毫不以累諸人先中堂次外門次廡序合之為屋十  
六楹間而廟制具矣朽填髹堊象貌儀等內外顯敞  
視舊加倍而熹子怡尤能承志以相其成起工於重



紀至元六年庚辰之冬十一月庚申明年至正元年  
辛巳正月乙卯而工告訖功能與怡既率族之群從  
子姓具牲牢醴齊釁廟行禮則又䟽其事為狀介其  
友朱君震亨來請予文其言曰吾祖之德之烈有以  
信於其鄉矣然予懼其昭之于外者未備也願子詩  
之而吾祖託不朽焉乃具論之且為迎享送神詞一  
章遺熊使教其子弟歲時按抑楚聲歌以載祀于庭  
尚有歌哉其辭曰

西長山之業茂兮崑峯屹乎東峙上嫫女之炳靈兮  
下分疆于星紀群岡陵之升降兮若輻銜而輪倚驚  
邑區于南下兮畫澗溪之青駛若景氣之中蹇兮若  
有人乎戾至神變化之無方兮睨鶴城之良是冷風

馭而雲輿兮忽而來攸而逝孰祭享以安予兮啟壽  
宮之崇祀簷牙磔其鶴翔兮梁栢亘其虹委神睠懷  
而容與兮擎桂枝以淹晷昔禦寇之不利兮城塊覆  
而無隍蹈九殞於鋒鏑兮曰吾得死所其奚傷義烈  
激而不舒兮曦暉為之晝黃縹介馬之御羈兮載屍  
鬼而還鄉骨肉陰于野土兮氣蒸蒸而發揚為昭明  
之焄蒿兮一機籥之翕張引列星之燦爛兮播卉木之  
敷芳此百物之精兮亦反陰而為陽稽其實之本虛  
兮固神道之維常愴予懷之耿耿兮薦圭臬而合蕭  
光有牲盈俎兮有醑盈觴巫巴以屢舞兮被雲衣其  
章章神晏娒則錫之羨兮歲胥樂于金穰沴消兵寢  
兮黃耆無央民獲承祀兮豢豕與羊彈寸誠而歸美



兮薦帝祉之靈長綿太岳之遺休兮尚奕世其彌昌  
柳貫撰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五

柳待制文集十五

十四



古書流通處







